

浓浓上海闲话 唯有新民晚报

阿拉侪是上海人

文 / 钱乃荣

——上海话正字谈之五

沪语讲堂

去年有一场少儿沪语大赛,台上挂着大标语:“阿拉侪是上海人,上海闲话真好听。”其中“侪”字,很明确,是普通话“都、全”的意思。如果把“侪”写成“才”,“阿拉侪是上海人”写成“阿拉才是上海人”,言下之意就变成“我们才是上海人,你们不是上海人”了。“伊拉侪到外滩”,是“他们都到外滩”的意思;如果写成“伊拉才到外滩”,这句话的意思便成了“他们刚到外滩”了。“到五点钟侪走”是“都走”的意思,如果写成“才走”,便是“走得很晚”的意思了。“经过伊解释,阿拉侪晓得是哪能一桩事体。”如果把“侪”改写成“才”,原来是“全知道”意思,就变成“本来不知道,现在刚知道”的意思了。

所以说,作为“都”意思的“侪”,一旦写成“才”,语义会发生很多很大的误解。的确,在100多年前的明清吴语小说中有把“侪”写成“才”的。但是,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还没有确立国语和普通话,苏州话中没有把“才”用作“刚刚”等含义的;另一方面,那附汉语中的“才”只有“才能”、“有才能的人”的含义,而那些副词性的语义是用“纔【cai】”来写的。

其实,早在1889年土山湾慈母堂出版的《土语指南(上海方言)》中,“都”的意思已经写“侪”字了,如第7页“阁下想四时当中,哪里一季最好?——四季当中,侪

有点好个。”后来一直到法国传教士蒲君南的1939年《上海话课本》、1941年《上海话语法》和1950年《法华字典》中一直是记“侪”字。

上海话与苏州话有许多共同词语,但有些常用虚词因读音不同等原因,用词是有点差异的。我们上海人写上海话,原本有上海话一贯用的字,不必都要去凑老苏州话的文学作品中的苏州话用字,搬来写上海话。比如说“侪”“拉拉”“辣辣”“个”等。英国传教士慕维廉在上海留下的上海话地理讲义中,“在”就已写成“拉拉”,那是在1849年,如有“拉拉地球上未,算顶大拉。”《圣经》出版会出版的《圣经》、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舛济出过多版的《上海方言课本》都是用“拉拉”的。赵元任1928年调查苏州话,“在”已有“勒”和“辣”两个音。苏州弹词名家夏荷生在30年代录的《描金凤·换监》唱片唱词说明书上就印有“二滴眼泪汪落辣眼眶里”“闲话当中还有闲话辣海”两句。上海滑稽戏初创时期,第一批演员王无能等中有六七七个苏州人,受了点影响,所以在记录唱词中后来沿用过些“格”“勒浪”等字。现在滑稽用上海话讲了,就不必再用苏州方言字了。现今的苏州大学方言学家汪平研究苏州话的著作中记“在”也有“辣”“勒”两字,他记当代苏州话是用“辣海”“登辣当中”写法的。他认为“勒”是“辣”轻读时的发音(见《苏州方言语音研究》,1996),录以备考。

老早地个零食

文 / 蒋焕雷

小辰光自家发明个零食也蛮有味道个。寻着外婆园拉灶披间碗橱最下面一层个瓷罐头,拉牢伊二只铜环拖出来,捏牢盖头,捏牢盖头,打开里头是黄皮纸包个怕受潮个吃食。底浪向还铺老厚一层生石灰。大包小包一包包寻过去打开来看,总算翻到了红糖,掸脱纸包外面白乎乎个石灰粉,抖出一眼红糖放到铁锅里,用小火慢慢加热,等伊一眼一眼睁开来,再用镢铲铲拢、压紧。慢慢压、慢慢拢,最后压成功一只只咖啡色个像橄榄样子个糖核。冷脱后包辣纸头里,慢慢叫含,慢慢个享受。要是压得勿紧,乃未放了嘴巴里一歇歇就碎开来,满嘴巴红糖屑吃起来就玩没劲道了。做得好个闲话,觉着比大白兔、椰子糖还要好吃。药店里买一分洋钿个甘草有好几根。搭同学或者邻居隔壁个小朋友一道分分,轮流做庄。甘草合进嘴巴里当零食吃,甜津津,省一眼个闲话,一根好吃好几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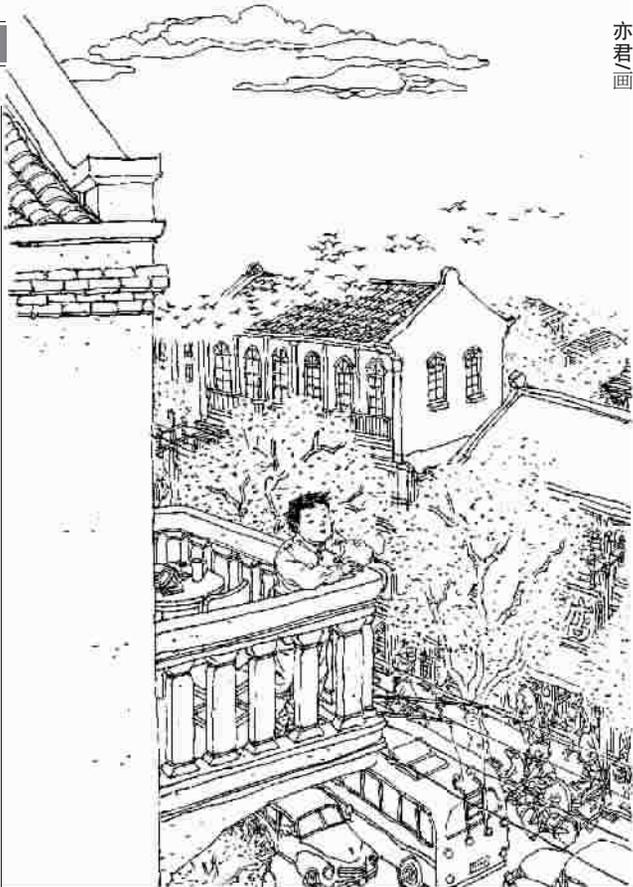
胖大海用开水泡好之后,发得来老大个,又大又胖,可以一只碗放一颗。想象伊跟白木耳一样,就是颜色勿搭介。放一眼白砂糖进去就好吃了。勿过吃个辰光比较麻烦,一歇勿停个要挑脱上面个筋筋攀攀。用罗汉果泡茶当糖水喝,实在甜得勿一样,试了二趟也勿吃了。再听从内蒙建设兵团回来探亲个邻居阿哥阿姐讲,晓得蒙古族族人每日要吃奶茶个,我想肯定是老好吃个,我就抓根茶叶,调好奶粉,用调匙捣均匀后,颜色老嫩好看个。吃进嘴巴里既有奶香又有茶香。

有一段辰光,感觉交关上海人侪辣做红茶菌,讲是吃了身体好。我就跟邻居隔壁学,拉一只玻璃缸或者大口玻璃瓶,看见里头半缸铁锈色个水,漂辣海或大或小个有须须头个深铁锈色个菌。看上去痒痒介余拉海个毛拉拉、污糟糟个物事,有眼吓人,腻心八腊,实在吃勿下去,就是吃下去个人,好像毛病照生。

当然,麦乳精干吃、炒麦粉装辣纸头折个猪头里向、球里向,用手扯二只猪耳朵,一记一记,让粉喷到嘴巴里,痒是香喷喷个,是趣味性个吃法了。

点击新民网 学讲上海话

想听想学上海话?请登录新民网上海闲话专题(<http://shxh.xinmin.cn/>)。本版各栏目文章可点击播放有声沪语,请大家一起感受上海闲话。



亦君画

阳台浪向看风景

文 / 叶康

老里八早

小辰光我住辣瑞金二路花园坊外北边个街面房子里。那个是香港老板投资个三层楼洋房,淡枇杷色个,相当雅致。我屋里住三楼,朝西有一个阳台,大约三米多长,两米来宽,一米半高。南北两端个角都是圆弧形的。因为大人勿让阿拉小人下楼白相,所以那个可以看风景个阳台就是我个乐园。

立辣阳台浪朝北看,瑞金二路一直通到淮海路。路口个西北角是大大方方绸布商店所在个六层楼。比伊更高个是上海滩浪顶有名个十八层楼——锦江饭店南楼,伊像巨人展开双臂要抱牢依个样子。朝西看,是老大大个绿树成荫个花园,靠北部是个大操场。操场个边浪有好几棵三月份开个樱花,绿荫丛中露出造型别致个别墅个楼顶,有三棱柱形个、圆球形个、人字形个啥啥。留辣我印象个,是对辣花园坊个大门口有三五个穿黄军装个配枪个解放军站岗。大操场浪常常有军人列队操练,做抓“特务”个演练。后来军人撤岗了,操场浪侪是穿蓝衣服、人民装个人,打球啊,做操啊。我问大人那个是啥个地方,伊拉也勿晓得。直到改革开放后,那个搭改为瑞金宾馆了,我再从一些资料当中得知,原来叫三井花园,解放前曾是日本洋行,解放后曾是华东局所在地。繁茂树林个西南面露出一排钢筋大棚,埃面是文化广

场个大会场。上世纪60年代大型歌舞《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演出时,我辣阳台浪就能清晰个听到震撼人心个音乐声。

辣阳台浪望南看,一直可以看到打浦桥,看到我曾就读个卢湾中学操场旁个新中国化工厂高耸入云个烟囱。阳台下个甬条马路浪向,车辆川流不息。依稀记得50年代我看到有载着头破血流伤员个卡车驶向我家南面个广慈医院,即瑞金医院。因为我屋里阳台西南角是马立斯花园,后来成为上海个国宾馆。勿少国家个党政元首偕光临那个宾馆。立辣阳台浪,我亲眼看到陈毅市长穿军装陪同印尼总统苏加诺、刘少奇陪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陈丕显陪同朝鲜首相金日成坐辣敞篷汽车里向,辣夹道欢迎人群中进入国宾馆。最隆重个辰光,瑞金二路搭复兴中路路口还搭起了五彩牌楼呢。

立辣阳台看天空,经常有飞机飞过。地处西南个龙华机场离我家也勿太远。印象当中,随着我年龄增大,飞机也越来越大,后来,巴基斯坦个大型喷气客机也飞来了,轰鸣声震耳欲聋。好在龙华机场已容勿下更加大个飞机,那个机场后来也撤消了。

尽管我后来搬走了,但是只要有机会,我总会到那个搭,哪怕只能远远看一看那个淡枇杷色个圆角长方个阳台,也有一种回味个满足感,因为伊已经成了我心中个风景。

上期沪语谜底

脉搏(二)馋唾水(三)一双手(四)小腿

弄堂茄山河

小囡个绰号

文 / 梁勇

我曾写过一首沪语儿歌《阿八头是小毛头》:“隔壁人家屋里头,交关关小鬼头,阿大阿二阿三头,一直排到阿八头。阿大小头,阿二烂泥头,阿三洋葱头,阿四长缸豆,阿五五香豆,阿六成菜头,阿七芋芋头,好白相是阿八头,呵只橡皮奶头。”

老早,上海个男小囡侪是有绰号个,用今朝个闲话讲叫呀没绰号个童年是勿完整个。绰号跟昵称、网名最大个区别就是,绰号侪是人家帮依起个,勿需要经过本人同意,只要大部分人认可,依愿意勿愿意根本勿重要。前头迭首儿歌里面就包含了老多绰号,所有绰号辣辣我个童年里侪能寻到原形。

因为我刚刚养出来个辰光头发稀毛拉里,后首来就有“脚高脚低”个邻居搭我起了“芋芋头”迭只绰号。“芋芋头”只流行于街坊邻居中,学堂里个同学一开始并勿晓得。有趟早浪长跑(当时学堂条件有限,侪是辣辣学堂附近个马路浪跑),路过屋里门口,有个“拎勿清”个邻居看见我,就冲我哇哇啦啦叫“芋芋头”,拨拉同学听见穷笑我,弄得我火气瞎大。从内心来说,我是非常抵触“芋芋头”个。到中学碰到一个也叫“芋芋头”个男同学,乃未我个绰号辣辣学堂里呀没人叫了,一个班级里哪能可以有两只“芋芋头”呢。

对绰号细细研究,依就会发觉小囡个绰号跟头型,发型,面型,以及体形有老多关系,比如最常见个有长脚,大块头,长缸豆,咸菜头,黑炭,架梁,赤膊鸡,小辫子,阿胡子,大拉疤,小拉疤啥啥。(拉疤是因为脸上有道明显的伤疤而得名)还有蛮多跟家中排名有关,比如阿大阿二,阿八头。跟名字谐音有关也比较多,有个同学名字里有“凯”,就脱伊起个“铅桶”(沪语中凯和

铅同音),有人姓“陆”就叫伊“绿豆汤”(陆与绿同音),最倒霉个要数一个姓田个男同学,中学里学到一篇课文叫《田寡妇看瓜》,后来伊就有了田寡妇那个绰号,而且经常拨人家简称:寡妇。据说有一年春晚,蔡明辣小品里拨人叫了“菜包子”,乃未全国一记头多了交关只“菜包子”。当年班级里有个老好看个女生名字叫施赛琳,阿拉一般就用数字“430”来替代伊,伊拉爷娘当时起名字是勿是晓得迭个名字几化符合今朝个数字化时代,真是老有远见。阿拉姆妈姓葛,人家侪叫伊小葛子因为音同小鸽子。不过我要声明,阿拉姆妈从来也勿放人家鸽子个!

如果绰号前面加了一个人个所在地,葛末就说明迭个人大有来头,普通人是一没资格拨前缀个,比如市X中学某某某,虹镇老街某某某,闸北某某某,浦西某某某,范围越大名气越响,最近全国名气最响个绰号当属那个“北京海淀银枪小霸王”了。

绰号个时代感是显而易见个,依要是现在拨人家起“大块头”“长脚”那个早已丧失个体标志性个绰号,绝对是没有人呼应个。脱昵称伴辣一道,英文名和网名个崛起,绰号慢慢个退出了历史舞台。

AM1197 FM97.2

听“阿富根”讲“上海闲话”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AM1197/FM97.2 播出个上海话节目《谈天说地阿富根》,将用上海话播读今朝“上海闲话”版面刊登个各栏目文章,敬请收听。